

學術筆記叢刊

「元」李治撰

敬齋古今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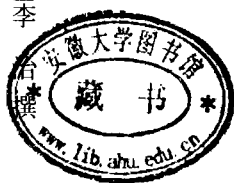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學術筆記叢刊

敬齋古今註

中華書局

〔元〕李
劉德權
點校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敬齋古今註/(元)李治撰;劉德權點校. - 北京:中華書局,1995(2006重印)
(學術筆記叢刊)
ISBN 7-101-01247-7

I. 敬… II. ①李…②劉… III. 筆記-中國-清代-選集 IV. Z429.4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6)第 032228 號

責任編輯:馮惠民

學術筆記叢刊

敬齋古今註

[元]李治撰

劉德權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6¼印張·2插頁·134千字

1995年2月第1版 2006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2001~5000冊 定價:16.00元

ISBN 7-101-01247-7/K·531

點校說明

敬齋古今駐作者李治，字仁卿，自號敬齋，真定樂城（今河北樂城）人。金正大七年（一二三〇）登詞賦進士第，調高陵簿，辟知鈞州事。因戰亂，流落忻州間，曾居太原等地。雖流離顛沛，亦手不停披，口不絕誦，深造自得。元世祖至元二年（一二六五）召拜翰林學士。至元十六年（一二七九）卒於家，年八十八。所著除敬齋古今駐外，尚有敬齋文集四十卷，壁書纂削十二卷，泛說四十卷，測圓海鏡十二卷，益古衍段三十卷。

關於作者名字，歷來諸書多作「李治」，如元朝名臣事略、元史本傳、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總目、詔宋樓藏書志等。柯劭忞新元史謂李治本名治，後改今名。折中兩說，實不足據。施國祁（號北研，乾隆道光間人）在禮耕堂叢說中指出，「仁卿生於大定庚子，至正大庚寅登收世科，已五十有一歲，授高陵主簿，辟推鈞州。金亡，北渡講學著書，祕演算術，獨能以道德文章確然自守，至老不衰。即其中統召拜與翰林諸公書云云，其本意大可見，蓋在金則爲收科之後勁，在元則占改曆之先幾。生則與王濬南、李莊靖同爲一代遺民，沒則與楊文獻、趙閑閑並列四賢祠祀。嗚呼！其學術如是，其操履又如是，何後人不察，謬改其名，呼治爲治，乃與形雌意蕩之女道士李季蘭相溷，吁！可悲已。今其言具在，其名亦正，倘能付諸割剝，傳示當世，庶使抱殘守缺者得見全璧，豈非大惠後學哉。」鐔孫爲北研提出三條有力佐

證，可訂諸書傳寫之失。繆氏跋云，「施北研跋以爲李治非李治，荃孫考元王惲中堂紀事卷三徵君李治，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金少中大夫程震碑，樂城李治題額，石本作治」。又案元遺山集寄庵碑，「先生子男三人，長曰澈，方山抽分察治官，次曰治，正大中收世科，徵仕郎，高陵主簿，次曰滋。」兄澈弟滋，偏旁皆從水，則仁卿名治，更無可疑者。」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十二李治測圓海鏡條，對李治名字亦詳加考辨。

關於敬齋古今註一書，至今尚未見到完好無缺的善本，也沒見到元刻本，清人施國祁、黃廷鑑、勞格、張金吾、陸心源等僅見過明抄本。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錄敬齋古今註八卷，其進書表云：「此書原目凡四十卷，其以註名者，案漢書東方朔傳，「註續充耳，所以塞聰」。師古注：「謂示不外聽」。治蓋專精覃思，穿穴今古，以成是書，故有取於不外聽之義。」元史本傳、邵經邦宏簡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俱作「古今難」，當因字形相近，傳寫致訛。文淵閣書目題作宋人，則又其攷核之不審也。治此書專爲攷訂而作，取載籍疑義，一一詳辨。『四庫全書總目』云：「其書皆訂正舊文，以考證佐其議論。詞鋒駿利，博辨不窮。」有元一代之說部，固未有過之者也。雖原本久佚，今採掇於永樂大典者不及十之四五。然菁華具在，猶可見其崖略。謹以經史子集依類分輯，各爲二卷，以備考證之資焉。」四庫館臣對此書依類分輯，頗便於閱讀，故聚珍版叢書本問世後，卽風行海內，影響頗大。正如施國祁所說：「先時讀之，驚其上下千古，博極羣書，欣所未見。」陸心源見到敬齋先生古今註十二卷舊抄本後，認爲「此則原本也。後有萬曆庚子春三月之吉，武林書室蔣德盛梓行」兩行。凡四百七十餘條，首尾完具，似無缺

佚。所謂舊本四十卷者，恐傳寫之誤。」（見南宋樓藏書志卷五十八）剛甫拾遺五卷本，似從此十二卷舊抄本輯出（見潛園總集羣書校補）。這樣，據聚珍版八卷本、拾遺五卷本復刻和排印的本子有：武英殿聚珍版書（福建本、廣雅書局本）和叢書集成初編本。總條目爲五百六十四條。

施國祁在吳門張紹仁（字詒庵）家見過明萬曆庚子年（一六〇〇）武林書室蔣德盛梓行本。他在禮耕堂叢說中講到，此書「係舊鈔足本，凡十一卷。前後序跋皆無，爲明萬曆庚子武林書室蔣德盛梓行者。核其目，計四百五十八則。取聚珍版校之，僅得十之六，尚遺其四。至所引文中，前後顛亂，遺脫不少。其脫前者三則，間脫者三則，大不同者一則，其誤皆自大典，非聚珍之過。」施氏詳言聚珍本之誤及致誤原因，頗中肯綮。

黃廷鑑（字琴六）道光丁亥（一八二七）爲黃丕烈所藏敬齋古今艸舊抄本作跋，士禮居藏本後亦有「萬曆庚子春三月之吉，武林書室蔣德盛梓行」兩行字。現歸上海圖書館。琴六云：「是編十二卷爲李氏原書，首尾完具，中十一、十二兩卷爲一卷，疑一闕其末，一闕其首，而併爲一也」。他將鈔本與殿本逐條對勘一過，增多二百五十五條，具殿本有而此本闕者六十餘條，以此推之，知當日大典所引亦即此本也」。他對元朝名臣事略、元史所云敬齋古今艸四十卷持不同意見，認爲「使全書果爲四十卷，則大典中零篇匯輯不應於此十二卷中已得十之八，而於三十卷中僅得十之一二也。蓋四十卷之數或十四二字之倒，抑先時未定之目，迨後有所刪併，其定本則爲十二卷可知也。」黃氏還認爲舊鈔本質量不高，「訛字衍脫頗多，隨手改定，尚多未盡」。他曾取殿本所闕者，按卷錄爲二冊。北京圖書館所藏敬齋古今艸十

二卷補錄一卷，據說就是勞格手鈔黃琴六本。

繆荃孫先後得到勞格丹鉛精舍鈔本和張金吾（字月霄）愛日精廬所藏明鈔本，經過細心讐校，整理成爲正文十二卷（仍採用明萬曆蔣德盛梓行本分卷方法，將十一卷、十二卷合排）、逸文二卷、附錄一卷的本子。他充分肯定施北研研究聚珍版的成果，詳細羅列堯圃所藏舊鈔本之誤，不同意黃琴六提出古今鉅只有十二卷的說法，認爲「此書每卷止十四五葉，十一、十二并卷亦十四葉。補遺兩卷共二十八葉，似非兩半卷所能容。荃孫疑四十爲十四之誤，則多寡相稱。明刻缺後兩卷，又無序跋，似非完本，傳鈔時又誤合十一、十二卷爲一耳。」繆氏刻本於光緒壬寅（一九〇二）問世，後收入藕香零拾叢書。

此次斷句整理，即以繆荃孫光緒壬寅刻本爲底本，凡底本中有缺字誤字，則用其他版本補正，遇書中引文有可疑者，則檢核了原書，明顯錯誤，徑予改正。

劉德權

一九八六年三月

目 録

卷一	一	卷九	一五
卷二	一五	卷十	二九
卷三	二九	卷十一、十二	一四三
卷四	四	逸文一	一五
卷五	五八	逸文二	一六八
卷六	七三		
卷七	八六	附録	一八四
卷八	一〇一		

敬齋先生古今艱卷之一

晉書天文志儀象云。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言。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陸續云。天東南西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攷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又引周禮地中之說。以土圭句股法人之。得天徑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以減于甄曜度、考異郵之數。餘一十六萬六千六百一十三里有奇。或以問李子曰。以土圭法校之甄曜度、考異郵。其數曾不及半。是何二說相懸如是之賒邪。曰。此蓋甄曜度、考異郵之數。自天之極際言之。土圭之數。自黃道言之。天包地外。地處天中。日月又居天地兩閒。故其數當半天徑也。而猶有不合者。不容不合。特算家大率言之。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說者謂麗爲附。然日月之麗乎天。非若百穀草木之麗乎土也。亦本乎天者親上云耳。故邵康節解離麗之麗。不取舊說。但謂文彩著見之義。又晉書天文志云。傳說一星。在尾後。主章祝巫官。傳、從人從專。音直鑾反。說、讀如字。而莊子云。傳說得之。以騎箕尾。則傳、從人從專。說、讀如說音。是爲殷相之名。而不取傳說之義。然晉志言此星在尾後。則實當箕、尾之閒。而復云主章祝巫官。何也。豈莊周之言。與此各自爲說。不相本耶。博聞君子。當有以辨之。

呂氏春秋。荆有飲飛。得寶劍於于越。高誘註云。吳邑也。荀子勸學篇。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楊倞注云。于越猶言吳越。且引高誘爲據。予按春秋定公五年。於越入吳。杜預曰。於、發聲也。孔穎達以爲越是南夷。夷言有此發聲。史官或正其名。或從其俗。史異辭。無義例。公羊傳則曰。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何休注曰。越人自名於越。君子名之曰越。赤狄以赤進者。狄於北方總名。赤者其別。與越異也。吳新憂。中國士卒罷敝而人之。疾罪重。故謂之於越。范寧曰。舊說於越。夷言也。春秋卽其所以自稱者書之。見其不能慕中國。故以本俗名自通。攷數家之說。雖有小異。然皆以於越與越同爲一國。呂氏及荀卿子所言于越。正指於越耳。于於二字。音聲小別。義理無殊。自不得以于爲一國、越爲一國也。今高誘乃以于越爲吳邑。楊倞又以于越爲兩國。何陋如之。誘誤走者也。若倞者。真類夫隨人誤走。而又呼他人使隨己而東西也。大抵于越與句吳本皆夷語。卽漸就簡而入于華耳。此亦豈有難曉之理哉。于越之說。錯謬已如此。市本荀子書。又以于字作干。魚魯虛虎之舛。晚生後進。何所適從。

前漢西域傳云。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自車師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師古曰。波河、循河也。音彼義反。註曰。此義是而音非。波止當如字讀之。波之爲言。自有循順之意。今人言循河而行者。皆謂之邊河。波河之語與邊河政同。又云。出陽關。自近者始。曰娑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孔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此又誤矣。孔道止謂大道也。前言辟在西南。故後言不當

大道。若言不當穴徑。是何說之怪耶。故其下又言西北至鄴善。則知鄴善正當大道耳。

古詩三百五篇。皆可聲之琴瑟。口詠其辭。而以琴瑟和之。所謂弦歌也。古人讀詩者皆然。使今學者。能髣髴於古人。則人心近正。庶幾詩樂之猶可復也。鄉聞東平一士人家蓄琴譜一編。四詩悉備。兵燹以來。不知存否。愚嘗有意試擬補一二編。顧不深解音律。故又不敢妄爲之。晦庵有言。古人言必引詩。蓋取於嗟歎詠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又曰。反覆詠歌之閒。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爲多焉。晦庵言引詩者猶當嗟歎詠歌之。沉讀之者乎。

石林過庭錄經史辨疑云。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牆所以扞外。正牆面而立。謂其背治內之道。反而面乎外也。治曰。此說非是。牆面祇謂無所見耳。又何限乎內外之閒哉。晉郗超之郗。則讀如給音。郗詵之郗。則讀如絳音。今人不復別白。皆從綺逆反。大謬也。予兒時讀李翰蒙求。先生傳授。皆讀郗作郗。長大來始悟其錯。俗又讀郗作客。可笑。

莊子齊物論。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治曰。知、讀從智。代、交也。而、汝也。謂人人各自有師。何必智交于汝心。然後自取而始有之。故雖愚蒙之人亦有成心。可隨而師之也。成心者、呂惠卿所謂吾所受于天而無所虧者也。

李益鸛雀樓詩。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卽知長。魯直初至葉縣詩云。千年往事如飛鳥。一日傾愁對夕陽。全用李句。然其意不逮李遠矣。

東坡謂梁昭明不取淵明閒情賦。以爲小兒強解事。閒情一賦。雖可以見淵明所寓。然昭明不取。亦未足以損淵明之高致。東坡以昭明爲強解事。予以東坡爲強生事。

楊誠齋詩。句句入理。予尤愛其送子一聯云。好官難得忙不得。好人難做須著力。著力處政是聖賢階級。若夫淺丈夫少有異于人。必責千百之效于外。一不我應。悻悻然以舉世爲不知己。方扼腕之不暇。顧肯著力于仁矣乎。故終身不能爲好人。

世俗有孤負之語。孤謂無以酬對。負謂有所虧欠。而俚俗變孤爲辜。辜自訓罪。乃以同孤負之孤。大無義理。

郭璞客傲云。不塵不冥。不驪不驛。驪當作犂。然莊子有牝馬驪牛三之語。則驪字亦通。又左芬離思賦。親辰尋因。同押。古文雖不拘於聲病。然上平之親、下平之侵未有協用者。尋當作循。

左傳。莊公七年。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杜氏解如焉而。晉書禮志載成帝納皇后杜氏。舉晏桓子語。夫婦所生若如人。然左氏實作若而人。因知而如二字。古語相通。俗謂如今又謂而今。亦當本古語云然。

五福六極。皆指人事言之。晉五行志說凶短折。則謂人殤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推原箕子之意。寧復有此。若福極之事。兼飛走草木而言之。則夫五福之中。若富與攸好德。六極之中。若憂與貧。豈飛走草木。亦有是耶。

東坡有老饕賦。前後皆說飲食。按左傳文十八年云。錡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

天下之民謂之饕餮。說者皆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然則東坡此賦當云老饕。不當云老饕。

劉歆說三統曆術。配合易與春秋。此所謂言及于數。吾無取焉。夫易載天地萬物之變。以明著吉凶悔吝之象。春秋褒善貶惡。代天子賞罰。以垂法于後世。至于章部發斂之術。則義和氏實掌之。而歆乃一一相偶。是亦好異者矣。且易有卦有爻。其二篇之策。當期之日。猶得以強論之。夫所謂春秋者。屬辭比事之書。與數學了不相干。而亦胡爲妄取曆算。一一而偶之哉。班固不明此理。不敢削去。千古而下。又無爲辨之者。深可恨也。

后稷、摯、堯、契四人。同爲帝嚳高辛氏之子。契則十三葉而得湯。稷則十四葉而得文王。然夏之世。歷四五百年。而商之世。又歷五六百年。計千餘年而文王始生。若以代數較之。文王之于湯。但不及一葉耳。是則殷之先一何天。周之先一何壽乎。此爲甚可疑者。前志必有脫誤。

鍾言撞。鼓亦得言撞。見前漢西域傳。龜茲王絳賓。樂漢制度。歸其國。出入傳呼。撞鍾鼓。

五經中。詩最難讀。以音釋參釋故也。教讀者當專從毛。不得已當從鄭。何者。師傳以來皆曰毛詩。不曰鄭詩。蓋康成本用毛說。毛義有不安者。以己見改易。或毛氏不爲傳。則以箋明之。今之人一不從毛。一不從鄭。但視陸德明釋文易曉者雜讀之。所以前後鉅錯。無所統紀。而義益暗。惟舍一而取一。則無是患矣。予之爲此說也。不謂毛氏純是而鄭氏純非也。要知兩家之說。必從其一焉耳。

唐邢璣注王弼周易略例。其自序云。孔邱三絕。未臻區奧。劉安九師。尚迷宗旨。以劉安而齒

孔子。邢子可謂不知類矣。

沈田子殺王鎮惡。而王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通鑑小浙本載之義熙十三年。而大字本作十四年。此本爲正。

爽之一字。既爲明又爲昏。所以精爽爲魂魄之主。介之一字。既爲大又爲小。所以儼介成實主之歡。貴介公子。則介爲大。憂悔吝者存乎介。則介爲小。亂臣十人。則亂爲治。亂邦不居。則亂爲危。飲酒溫克。則克爲良。克伐怨欲。則克爲狠。擾兆民。則擾爲安。庸人擾之。則擾爲煩。必有忍其乃有濟。則忍爲恕。忍人殘忍。則忍爲暴。媚茲一人。則媚爲忠。取媚于上。則媚爲佞。父母昆弟。則昆爲長。垂裕後昆。則昆爲後。皇極。則極爲大中至正之道。六極。則極爲貧病天惡之稱。

鮑昭有井謎。世傳東坡有賀資謎。又黃庭堅有粥謎、象棋謎。近者伶官劉子才。蓄才人隱語數十卷。謎固小技倆。然其諷詠比興。固與詩人同義。而在士大夫事中。亦談笑一助也。嘗聞用字謎。既久。止記一二句。今爲足成之云。三山自三山。山山皆倒懸。一月復一月。月月還相連。左右排雙羽。縱橫列二川。闔家都六口。兩口不團圓。嘗擬作井謎云。四十零。八箇頭。一頭還對一脚。中間全無肚腸。外面許多棱角。此末聯亦借前人語也。又聞墨斗謎云。我有一張琴。琴絃藏在腹。莫笑墨如鴉。正盡人閒曲。染物瑕頭謎云。在染何曾染。無生得獨生。有人來解結。見姓自分明。僕射職主僕御弓矢之事。故稱僕射。射舊音夜。楊倞注荀子云。射干藥名。且引陶弘景注本草云。

射干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干。倂既引陶說如此。而音射干之射復從夜音。據射人之射。自當音磨。而射干復從夜音者。當是射御之射。或音磨。或音夜。兩俱得通。但今世俗流傳止從磨音耳。若僕射與射干猶是從舊俗。呼之爲夜音也。

李義山詩。古木含風久。凡兩用。搖落對云。疏螢怯露深。戲贈張書記對云。平蕪盡日閒。其優劣大不相侔。覽者自當見之。詠槿花云。月裏寧無姊。雲中亦有君。又詠李花云。月裏誰無姊。雲中亦有君。月姊雲君用之於槿花雖新奇。固不若用之於李花之爲高潔也。然誰無姊。語太徑庭。誰字止宜作寧。

王直方詩話云。醪醑。本酒名也。花新開以顏色似之。故取名。莊曰。花之色類醪醑者甚多。皆不以爲名。獨取此花。理不應爾。蓋兼以風韻芳馨名之。不專取色而已。

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因尋樵子徑。誤到葛洪家。自不害爲佳句。而後人論詩者。以爲此皆假對。意謂下土與秋風。樵子與葛洪。不相偶屬。故借下爲春夏之夏。子爲朱紫之紫。塵俗哉。

六一翁茶歌云。手持心愛不欲碾。有類弄印幾成窠。謂印剞則可。謂印窠則不可。

素問。上古天真論。岐伯曰。上古之人。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不然也。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時御神。務使其心逆于生藥。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啓玄子玉珞之注。取數固多。然其所不合者。亦不少也。岐伯此言。以爲今人逐末喪本塞華。遺失天理之大全。

則是以妄爲常。今砵以爲寡於誠信。失其旨遠矣。醉以入房。以欲竭其情。以耗散其真。止言情欲之伐其生。今注云。輕用曰耗。意雖相近。質以文理。耗散二字實相連屬耳。逆於生藥。謂迎逆平生之樂。注謂逆養生之樂。亦未可馮也。

又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春爲發陳。夜卧早起。廣步於庭。夏爲蕃秀。夜卧早起。無厭於日。秋爲容平。早卧早起。與雞俱興。冬爲閉藏。早卧晚起。必行日光。註曰。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而陽則爲德。陰則爲刑。刑則主殺。德則主生。故其情性常喜陽而惡陰。冬爲閉藏之時。早卧晚起者。所以逃陰氣於慘酷之夜也。夏爲蕃秀之時。夜卧早起者。所以順陽氣於未明之晝也。是固宜其然矣。然其春三月發陳之時。自當早卧早起。以順陽氣於開煦之旦。而今稱夜卧早起。與夏三月無別。則真誤矣。夫陰陽寒暑。均布四時。若今春夏同科耶。秋冬亦當一體。則何以爲四時也哉。故春之早起不必置論。但其夜卧二字。必早卧之舛也。又其秋三月容平之時。自當晚卧晚起。以謝陰氣於肅殺之曉。而今稱早卧早起。是又誤之甚者。不可不辨也。夫秋氣之嚴。莫嚴於霜降之辰。萬物凋落。攝養之家。最爲深懼。而使人早起。與雞俱興。則是作意犯冒。與霜亢也。無乃乖全生之理乎。王砵求其說而不得。乃云。懼中寒露。故早卧。欲使安寧。故早起。以常情度之。人亦豈有畏寒露之霜裳衣而不畏肅霜之戛肌骨乎。此妄說也。惟早晚之文一政。則其下錯繆。與雞俱興之類。皆可得而正之矣。蓋素問一書。脫誤贅複。如是者居十七。遇不可通者。不可強爲之辭。政當以意會之耳。

韓退之自謂窺陳編以盜竊。柳子厚自謂好剽取古人文句以自娛樂。歐陽永叔亦自謂好取古人文

字。攷尋前世以來。聖君子之所爲。時亦穿窬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三先生自謂之盜者。所謂齊之國氏也。不過點注前言往行。以爲我用耳。而世之不善爲文者。莫不手目所及。輒自探討。其身爲穿窬之子。而寧死莫肯承服。強自揜蓋。強自粉澤。將以欺天下。而卒不能以欺一人。是所謂宋之向氏也歟。

世以祕監爲奎府。御書爲奎畫。謂奎宿主文章也。故宋有奎文閣、寶奎樓之稱。又薛奎字伯藝。吳奎字長文。悉以文藝配奎爲言。予攷之晉書天文志。則云奎十六星。在西方。天之武庫也。一曰天豕。亦曰封豕。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其象與圖書文章等全不相干。而東壁二星在北方。實主文章。蓋爲天下圖書之祕府。其星明。王者興。道術行。國多君子。其星失色。大小不同。王者好武。經士不用圖書。是則圖書文章。皆當取象東壁。於義爲愜。然世之言文章者。不取東壁而獨取奎者。豈奎宿森羅錯綜有象於文而東壁無之耶。或前人誤用而後人承之邪。抑別有所出。而吾未之見也。

古詩。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涕泣淚如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閒。脈脈不得語。呂延濟曰。牽牛、織女星。夫婦道也。常阻河漢。不得相親。此以夫喻君。婦喻臣。言臣有才能。不得事君。而爲讒邪所隔。故後人用牛女事及詠七夕等。皆以爲牽牛織女。案。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織女、天女孫也。天紀九星。乃在貫索東。距牽牛甚遠。然則牛女之女。非織女。乃須女也。須女四星。天之少府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